

## 流浪之歌

陸凌冰（香港城市大學  
商學院學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這不啻是個精妙到讓人胸悶氣短的概括。此論一出，後世經史子集裡的評詩人就齊齊頓住了筆。但當人們近乎忘卻了那些在靈魂深處淺唱低吟了兩千八百年的歌謠時，我們有必要透過那些生僻陌生的文字尋回一種失落已久的氣質，藉以重新記起我們作為華夏兒女的證據。

蒼穹明淨如洗。

其間隱隱透出蒼顏斑駁的浮水印，千迴百轉的淡彩水墨勾勒出惆悵的天際輪廓。矮矮的群山著了淺黛，那是誰欲蹙還舒的娥眉輕吻著一泓碧水。數叢蘆葦做了這山水詩的韻腳，莽莽萋萋的綠意恣然綻開，裹挾著上古的拙樸與疏狂。

「我友焉之，隔茲山梁，  
誰謂河廣，一葦可航。  
徒恨永離，逝彼路長，  
瞻仰弗及，徒倚彷徨。」

我在船頭清嘯，欲揮袖撫琴，傾杯暢飲……

「不，清明，不要彈琴。」

「爺爺？」

「孤獨是必要的，自古如此。」

「爺爺……」

「清明，回憶吧，回憶才是最真實的。」

我叫清明。爺爺說，這個名字已經被人遺忘很久了……

記得很久以前，我們留駐於黃河上游一個日漸式微的村莊裡。西風殘照，衰草連天，碎石如鬥，廓落的天地間，幾處斷壁殘垣的黑色剪影如同凝固的吶喊。風中彌漫著嗆人的黃沙。這些碎屑由歲月剝蝕自黃土高原那刀削般的胸膛，混合了塔克拉瑪干的乾涸與塔里木的豐盈，終於在此沉澱歇腳。於是夜裡村人們夢到了祁連山巔的絕世雪蓮，夢到了大河盡頭的藍色洋流，也夢到了煙雨江南的淡煙疏柳。

「清明，你要記住，每個人都是半闕流浪的詩，在追逐遠方的道路上一味地遺忘。」爺爺總這樣說。

他的鬚髮比絕域的蒼雪更白，比廬山的瀑布更長，在凜然的朔風中竟絲絲不亂；他不住地咳嗽，連手指也時常微微顫抖；他念起我的名字來像某種固執的堅持。

爺爺是村裡的采詩官，主持喬遷動土、婚喪祭祖、祈天禋祀等大典。記憶中的一個雪夜，有人跋涉千里，跨越了冰封的河面。急切的叩門聲如散珠戛玉將我驚醒。門吱呀一聲被打開，驚風密雪急傾，屋外天地蒼茫，無數冰冷細碎的雪花正幻化成游離浮動的光點。爺爺溫和悲憫地注視著門外大慟失聲的送葬者。「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我蜷縮在被子裡，攥緊被角靜靜聆聽著熟稔的旋律，徒勞地想挽留住一絲殘存的溫暖。爺爺輕嘆，「清明，起來吧，我們得去為亡魂禱告。」那是怎樣一個孤絕清絕的雪夜？月光如水，月華如練，春風尚早，楊柳未折。無盡白雪歸青塚，掩蓋了所有生命的蛛絲馬跡。惟有紮根於沙礫碎石間的葛藤綿延不絕，偶爾掀開積雪偷覷紅塵。人們扶著漆黑的靈柩在一片晶瑩璀璨的光景中迤邐而行，聽得見爺爺沙啞的歌聲從隊伍前頭傳來：

「葛生蒙楚，薺蔓於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葛生蒙棘，薺蔓於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於其室。」

一呼一吸間的寒意逐漸被雪花細軟的親吻代替，我仰面躺在雪地上望著自天而下的旋舞，眼裡落滿黯淡的天光。

雪落無聲，如鳳舞九天，高得讓人忘記該如何瞻仰。它早就明白，生命不過是一場孤獨的舞蹈，每個人——貴族，布衣，弄臣，士卒，商旅，

農家——他們橫陳於地的骸骨都會化為塵土，掩埋於層層積雪之下，一如生前藏身於形形色色的謊言背後。只剩下一些散亂的詩句，乘著這些飛揚的塵土永遠地浪跡四方。生命何其不幸，又何其幸運。天亮了又暗，雪停了又下，似乎連最貪玩的孩子漸漸也覺出些侘傺無聊來。而雪依舊漠然紛然，亙古如斯地落在同樣漠然紛然的人流中，冷冷看盡這如逝如流的哀樂人間。

我起身追上爺爺——生命的痕跡在雪中被悄然抹去，遺響繞梁，蒼生何苦？正如爺爺說，每個人都是半闕流浪的詩……

梧桐疏窗一夜雨，孤館春寒，一聲聲、滴到天明；而天明，天明又是半城山色，半城湖。

天地無情笑紅塵，陪君千醉，一盞盞、飲盡風雪；而風雪，風雪隱去葛生遍野，墓中人。

後來村子漸漸蕭疏，那雪夜的歌聲竟成了我們在河畔最後的留守。

「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爺爺的聲音亙古如一地溫和悲憫，「清明，你要記住這些詩歌，猶如木水之有本源。」我們一路南下，因循歌者走過的路，去那裁芙蓉以為衣，制支荷以為裳的江南。南方或者北方，這不重要，采詩人註定遠行；重要的是我們還有詩歌，我們還行走在流景堪畫、暗香搖曳的華夏大地上，如先人溯流而唱，鼓柁而歌。

流雲滿江曲，江畔數歸鴉。兩千年的長度是一條河流的長度，被浪花淘盡，化作芙蓉千朵雪千堆，空氣裡暗香浮動。流浪的詩歌如落入江底的原石，清水銀鈴般的歡笑聲才使它們重新發出被塵風掩蓋的光芒。我們找了個草豐水美的地方安頓下來，耐心等待南方濕冷的冬季過去。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天陰陰等風雪，可惜直等到夜色消融了黃昏的色彩，等到晨曦撥開了黑夜的面紗，門環都不曾被叩響過。是甚麼樣的風雪迷蒙了歸人的眼？黃土地上的浪子在一味追逐遠方的道路上又遺忘了甚麼？爺爺寡言少語，長途跋涉的艱辛和漫長等待的焦灼毫不留情地摧殘著他原本豐饒的體格。他坐在窗邊的籐椅上，目光深邃，神色安然，是不是此時那些與歌唱有關的記憶都會電影般在眼前重播？窗外有一株獨梅，梅花未著，清瘦的骨節如盤虯臥龍，一層薄薄的青苔覆蓋在深褐色的樹幹上。和煦微溫的陽光淡淡地灑下來，在窗裡窗外交相輝映，恰到好處地勾勒出一幅靜謐而瀟灑的寫意。

我一直守著爺爺，因為除此以外確實無處可去。日子清閒寂寥而波瀾不驚，可是沒有哪個時代會被允許缺少采詩官的存在。爺爺用清淺的語調開始為我講解每首歌背後的故事，那是只屬於采詩人的故事——講述靈魂藉由一首詩如何在流浪中成為永恆的故事——直到那些我本就無比熟稔的句子永遠地烙進心裡。

暮春三月，雜花生樹，鶯飛草長，柴門外竟傳來了久違的犬吠。是個小孩子，囁嚅著說想拜託爺爺給老師送上新婚祝辭。

「清明，這次就由你去吧。」

「爺爺？！」

我聞聲不可置信地猛然抬頭。爺爺卻不再言語，只是靜靜望著我和另一個更小的孩子，眼神一如既往的溫和。我轉頭注視那個孩子。他有一雙乾淨而純粹的眸子。他是幾個月來第一個找到我們的人。良久，我忽然莞爾，執著孩子的手在素箋上行雲流水般題下三字：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於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於歸，宜其家人。」

淡雅的水墨恰到好處地渲染出含蓄的讚歎，像極了一個訥言的孩子樸拙而真摯的祝福。孩子雀躍著離開，緋紅的臉頰猶如盛放的桃花。

開闢鴻蒙，我們的靈魂來自天空，我們的身體來自大地，軀殼將歸於塵土，靈魂將遁入遊氣。那麼在這與天地相離的俯仰一世，何以遣愚衷？忘記了自己血脈中流淌不息的歌，就會如失了根的浮萍漂泊一生。詩經如同彼岸花，孤寂，搖曳，淡然注視著此岸悲歡。以天理通文理，它是最後一味古老的藥引。「清明，你必須幫助他們去回憶，以一種嚴肅的姿態對待自己的本心，與萬化冥合……」爺爺已病入沉疴。他躺在船舷上，凝望著寥廓美麗的長天，眼神一貫溫和而悲憫。

清明時節雨紛紛，天高雲淡水雲低。在那野水之涓，野水之涘，可有伊人的紫竹傘背上氤氳起荒涼的霧氣？可見過簾外的芭蕉挑弄瀟瀟驟雨？可聽得有人曼聲長吟？

「誰謂河廣？一葦航之。」

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舫。」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濕漉漉的記憶上鋪滿斑駁的青苔，冷冷清清寂寂寥寥落落。寂寞得只聽得見自己呼吸聲的生命，在漫天廣漠的雨中充盈飽脹靈性，憑任性的綠意浸染天地，最後安靜地回歸虛空。而我又何時歸去？爺爺的話猶然在耳：「清明，你要記住，每個人都是半闕流浪的詩，在追逐遠方的道路上一味地遺忘。……為迷途的詩歌找到歸家的路，引導人心與萬化冥合，這才是采詩官最初的職責。」

## 後記：

過著農耕生活的先民們的生命像一條均勻豐沛的河流，平穩豐盛而源遠流長。人們隨性自然，高興了就唱歌，不高興了也唱，創作了一批極富創造力、想像力、感染力的詩（於是夜裡村人們夢到了祁連山巔的絕世雪蓮，夢到了大河盡頭的藍色洋流，也夢到了煙雨江南的淡煙疏柳）。

采詩在當今社會看來幼稚得可笑（像一種固執而無謂的堅持），畢竟甚至還有人認定詩人非瘋即貧。唱著《詩》的人卻大抵沒有這種憂慮，詩源於生活（清明，你要記住這些詩歌，猶如木水之有本源），必與生活絲絲入扣，熨帖妥當得天衣無縫。采詩人註定孤獨（孤獨是必要的，自古如此）。此去經年的繁盛與荒蕪裡，總有人固執地留守，拒絕遺忘。「清明」這個名字，用以祭奠所有那些被我們遺忘的歌和孤獨一生的采詩人。我由衷地感謝他們。

每次讀到那些千年前的詩，總是覺得不可思議。沉睡已久的句子在吟誦中還魂，它們獨特沉重的鈍感化為利刃刺破後工業時代輕薄無聊的幻影。「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只一句便足夠驚豔，如乍出土的樓蘭新娘戴著翎羽的骨骸。唱著這些歌的人也無法想見，彼時的多少甘苦，竟會在千百年後化成美麗而生猛的動物，酣暢淋漓。我覺得詩經是幅水墨長卷。略微發黃發脆的卷軸，一展開便是神異的山水，沿著爺爺和清明的足跡蜿蜒伸展。它存在於華夏的每一寸土地上，猶如悠長的流水，連接起千年的長度。我們已在忙碌中顛沛流離太久了，靈魂找不到歇腳之處。（每個人都是半闕流浪的詩，在追逐遠方的道路上一味地遺忘）不如停一停，唱唱千年前的祖先們哼過的歌吧，那裡面有我們作為華夏兒女的證據。